

困學紀聞

十一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三皇之書伏犧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下筮存本

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傳蓋古之

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

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

留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感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

四

紀聞卷十二

第

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頰聚代李牧牧不受命

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伎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

剛毅近仁者也謂之伎可乎周陽由蝮鷲之靡爾其可與黯

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鳥接翼也

賈生吊屈原曰謂跣躄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躄韓非子楚莊王

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

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

衆王滇此又一莊躄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

補遺

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四

紀聞卷十二

二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下二句不同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足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盜所邪而反何也謂英布史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



能為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世房中歌  
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事者因滑  
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威其事未詳

李斯傳汪辯士隱姓夕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在善文中

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  
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云  
齊使使獻鵠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紀聞卷一二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為蔡生漢書以  
為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誇大功業以為軼堯舜  
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  
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證厥  
子孫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  
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  
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  
哉林少頴論之曰王霸之無辨漢世為尤甚擬人之非倫漢  
儒為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殽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

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紀聞卷十二

四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荅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

事為虛

文公語錄以此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



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紀開卷十一

祥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屍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



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也七畧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三九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爵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叙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蠲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山補史累功積  
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

屬國之名表云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郡治

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

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但記自少及長立

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

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

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叙歟

五冊八 紀聞卷十二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歛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

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

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

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

節義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龍傳孔休蔡

勲劉宣與卓茂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見卓茂傳王皓王嘉並

弃官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

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



莫知

又云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  
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  
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  
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  
非但止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  
門桓崇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爲弘  
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

四六三

紀聞卷十二

大官毋號萬石嚴姬秦儼爲潁川太守群從同時爲二千石  
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  
石張家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  
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

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  
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

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

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儼稱之數晉  
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



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雖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揚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愚嘗攷韓

詩外傳孔子云羲執顏无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

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

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葬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陳無已為秦少游字

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

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之意

揚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為侯周益公刊文苑英

華校正以為楚元王子郢客為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

四八六

紀聞卷十二

九

明

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呂

成公曰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

謂延年女羅紉為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

厚故不以為嫌王元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

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

世所不能及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之若歲延年能使

輔相畏之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竇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

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

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



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  
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  
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  
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  
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  
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  
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  
逸其事益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是以有  
目睫之論

高帝紀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止平定天下為漢太祖

紀聞卷十二

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謚議見  
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漢史蕭望之周堪  
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  
朋黨二字始見于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  
思慮弘遠乖崖斷杭民子壻之事其意類此

事見風俗通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  
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萸如少路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  
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



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  
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  
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證之則毛  
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爲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  
尚書屯度徒渾切與蕭一該音不司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師人為

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  
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群爲曹操掾而傳云雅杖名義其  
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紀聞卷十二

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  
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  
茂今漢紀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郡記令狐徵君隱城  
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遠伯玉受孔氏之賜必  
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  
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爲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  
奏事戚官之禍漢自宣帝始也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劭曰張  
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亦  
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  
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鶡雀顏氏注當為鵠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鵠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  
矣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  
者乃所以深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

紀聞卷十二

正論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  
子而尊揚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  
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也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為  
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  
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

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典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表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



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之

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鈎帶入房

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立日月

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

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

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

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

前輩讀史情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

武詔報咸宮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略三卷

館閣書目云恐後人

依託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

紀聞卷十二

十三

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晁公武云厖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

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

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

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負儒林傳所載

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

而志青紫教子而擬贏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

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

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與



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  
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翟公與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

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

說非也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

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

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注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

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

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

黃老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

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

後漢書見文選注

漢尚書作詔文

禮注周

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

見通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魯僖遇旱



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邛  
邛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  
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鄉猶效張  
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  
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榆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

間猶黃間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鵠古弓名文

選以間為鵠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識文改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為

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焉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  
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  
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  
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  
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卽以嚴致平之意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嗜啞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

兒與人同如以司人為可兒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

紀聞卷十三

三

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殺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後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願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為仁矣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認矣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己應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



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歷代不可用諸難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御變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寂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弃茂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它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四十五  
紀聞卷一十三  
四  
奇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忌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虞延

傳注引謝承書曰况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竟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然晉人已以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為



正統本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它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它權將何辭以對

邵公濟謂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賊亂世其誰可

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

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

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

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巴

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籌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牋公濟之文蓋果

作州

君子小人之天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上五十四法

四七十六

紀聞卷十三

五

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

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

葉貫四時而不衰靡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

用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

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摹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

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

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



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  
欲傳末略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  
不以為然以為瞻任無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  
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  
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  
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  
此論甚精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  
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  
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

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  
在魚復石積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  
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  
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微幸關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師堪坐縛  
爾時可歎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  
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為長安不見漢  
官儀鄧艾老翁誇全計譙周胤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  
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



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大饗於憂服之

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

天下乎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柏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

兄弟始魏文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

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

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

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群忘漢荃蕙化為茅矣苦節之

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

四四七

紀聞卷十三

七

辛

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宗莒公曰

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鬻巨姦

之鏗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

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

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

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

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將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

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

有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群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鄴鄩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鄴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群臣矣漢儒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

曰

紀開卷十三

八

字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亦見通鑑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廬江人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

孫休之遣李衡有漢高帝之度其討孫琳有叔孫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尾梁堰水曰涂河南唐  
於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後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  
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  
干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嘉

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弃史班近  
宗徐庾是子止亦謂晉史叢冗取甚

李華去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

二劍事出雷煥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  
紀聞卷十三

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  
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

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  
注史猶不取况作史乎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于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  
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

幾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潘尼為太

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  
公贊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為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駸



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曷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瀕史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違春秋之誅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前已有此語矣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昔秦時金榮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

南賦

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顛之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



碻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問腹無木可為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旬上東門嘯浪悠悠攷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茲臣孽女之敗國家吁

可畏哉

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禘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

四六八 紀聞卷一三 十一

玄圍碁賭墅綱目刪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碁為張玄乎謝玄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碁然二玄當如漢書叙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王導之孫謚授璽于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

桓玄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汙簡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羗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

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



惡知蘭艾鸞鳥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  
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  
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  
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融子後漢有傳濟北記稚春謂

記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記物者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  
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罷勝耻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  
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

四十八

紀聞卷十三

十一

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  
辯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  
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己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  
惡甚於師

劉毅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  
之是非不足論也

牛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



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

將滅其三 李勢慕容 超姚泓 不可以清談議晉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靜帝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比

紀聞卷十三 十三 子化

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 隨事行藏與士卒

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者以人為輕重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揚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盛武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耻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耻安

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



還省刑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梯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攻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彫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

見矣

晉書三

紀聞卷十三

十四

梁武帝勅群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周朗有續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  
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接  
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  
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  
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鼎東漢誌  
墓初猶用甄父方刻石

張騷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  
宋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刻彫藻績  
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

史虛羨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準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  
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  
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齟齬其誤

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祚移其

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  
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  
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  
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蘭艾混殺甚矣長賢微之父也高洋之惡浮于石虎苻生一揚情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

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

立太子妃易太子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

立素勣之力也其子欲撲其燎可乎

祖君彥徽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反支日

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

此

梁武帝葉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

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

何議焉

李仲信虛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

皆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



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不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玄齡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爲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是安去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終身爲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爲王凌死不爲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

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爲南鬼不爲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忠寧爲趙鬼不爲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真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迴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迴堅之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追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葬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葬堅之女皆節婦也爲其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  
義有自來矣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